



诗意重阳

□张丹

当金樽斟满岁月的醇厚,当笔墨蘸透山河的苍茫,当重阳的菊花酒与千年古诗在此刻交融,便让重阳这个秋日佳节,超越了物候的局限,升华为承载文明的坐标。有酒,重阳登高的壮阔便有了荡气回肠的酣畅;有诗,杯底菊酒的清冽便有了穿透时空的底蕴。二者相携,才让每一个重阳,都成为镌刻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盛宴。

重阳饮菊花酒的传统,在汉魏的烟尘中便有记载。那杯跨越千年的菊花酒,是古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时光的礼赞。据《西京杂记》所载,菊蕊初绽时采其茎叶,与黍米共酿,经四季轮转,至次年重阳启封饮用。此书又云:“九月九日,佩茱萸,食蓬饵,饮菊花酒,令人长寿。”菊酒不仅串联起登高、插茱萸的民俗,更以醇香为引,埋下了重阳文化的第一粒火种。

魏晋南北朝的风,催生出文人阶层独特的精神风骨。重阳节也在此时被注入浓郁的雅趣,褪去了些许质朴,多了几分诗意的雕琢。登高时必赋诗篇,赏菊时定携酒盏,成了文人墨客笔下最动人的重阳图景。陶渊明在《九日闲居》

中写道:“余闲居,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,而持醪靡由,空服九华,寄怀于言。”满园秋菊开得热烈,却无一杯佳酿相伴,陶公对重阳的偏爱与无酒的遗憾诉诸笔墨,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秋日里的清雅与怅惘。

盛唐气象,为重阳注入了磅礴的生命力。王维一句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以最质朴的笔触,道尽了千万游子的乡愁。那登高望远的身影,那遍插茱萸的期盼,在盛唐的月光下,化作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。而孟浩然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”的邀约,更将重阳的惬意与从容,融入盛唐的繁华——无需雕琢,无需刻意,只需一杯菊酒,一片菊海,便足以诠释盛世的平和与洒脱。

王勃在《蜀中九日》中,以“他席他乡送客杯”道尽漂泊之苦。重阳佳节,本应是亲友团聚、共饮菊酒的时刻,他却在异乡为友人饯行,酒杯中荡漾的,不仅是琥珀色的酒液,更是“人情已厌南中苦”的无尽酸楚。那酒,是对故土的眷恋,是对漂泊的无奈,一口饮下,便将半生流离咽进腹中。后来明代文森“何期今日酒,忽对

故园花”的喟叹,更令人动容——三年未归的游子,在重阳这天,猝不及防与故园的菊花相遇,杯中酒与眼前花,瞬间唤醒了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,万千乡愁,都在这一饮而尽的决绝中,得到了短暂却深刻的慰藉。

晚唐的风雨,让重阳的酒染上了家国忧思的沉郁。杜甫在夔州的重阳日,拖着病体登上江台,写下“重阳独酌杯中酒,抱病起登江上台”。彼时的他,已至暮年,身处乱世,“竹叶于人既无分”的无奈,让他竟嗔怪“菊花从此不须开”。这看似任性的抱怨,背后是山河破碎的痛彻心扉——他乡日落时玄猿的哀啼,霜前南飞的白雁,都化作对家人的思念,对“干戈”的愤懑。那杯未饮尽的酒,盛着的是一个文人的家国情怀,是历史长河中沉重悠长的一声叹息。

宋代的重阳,在文人笔下又添了几分细腻与温婉。李清照的“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”,将重阳的酒酿成了闺中的浅愁。玉枕纱橱的凉意里,她于黄昏独酌,菊花的清香沾满衣袖,却驱不散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。“人比黄花瘦”的喟叹,将个人的相思,融入秋日的萧瑟,化

作跨越千年的婉约绝唱。酒未酣,人已醉,醉在对爱情的坚守和对岁月的温柔回望。

而苏轼,则在重阳的酒中品出了生命的旷达。“与客携壶上翠微,江涵秋影雁初飞”,他与友人携酒登高,面对斜阳,坦然道出“酩酊但酬佳节了,登临不用怨斜晖”。相较于张可久“人老去西风白发,蝶愁来明日黄花”的重阳伤怀,苏轼“古往今来谁不老”的追问,更显通透与豪迈。杯酒下肚,驱散的是对时光流逝的怅惘,留存的是活在当下的从容。那酒,是对生命的敬畏,是对逆境的超越,在宋代的文人风骨中,写下最豁达的一笔。

从汉魏的“菊酒延年”,到唐宋的“诗酒抒怀”,重阳的一杯菊花酒,早已不是简单的饮品,而是浸透了整个秋天的风骨;重阳的句句动人诗篇,也早已不是寻常的文字,而是书写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。千年来,诗酒和鸣,在秋日的旷远中,为中国人构筑起一方灵魂栖居地。每逢重阳,当我们举杯远眺,杯中荡漾的,是千年的文脉,是融在血脉里的民族气韵,这,便是重阳诗酒的真正分量——一泓跨越千年的醉人醇香,一处华夏儿女永恒的精神原乡。



补拍一张合影

□黎月香



重阳的日光,落到陇东塬上时,便没了棱角,只剩下醇厚的暖意,如同陈年的蜜,涂在泛黄的窗花和院落里那棵老枣树的末梢上。

奶奶翻出箱底那件靛蓝色布衫,领口袖口都磨毛了边,却洗得干净,散发着皂角与时光混合的安宁气味。爷爷则显得有些局促,他那双扶了一辈子犁耙、布满沟壑与老茧的手,正笨拙地试图将中山装最上面那颗纽扣扣好。母亲笑着上前,轻声说:“爸,这颗不用扣,敞着更精神。”爷爷嘟囔了一句:“老了老了,还照啥相哩……”旋即又顺从地放下手,活脱脱一个听话的学生。

院子里,那张承载了无数家庭聚餐的旧木桌被挪到了中央,铺上了一块奶奶亲手织的、带着红蓝条纹的老粗布。这便是他们最隆重的背景。没有影楼的聚光灯,只有当院里倾泻下来的、午后三点的秋阳,温柔地为他们镀上一层金沙。

爷爷和奶奶并排坐着,中间隔着恰到好处的一拳距离。镜头前的他们,身体是微微僵直的。一片枣树叶打着旋,恰好落在奶奶霜白的发间,她未曾察觉。爷爷却下意识地抬起手,想要为她拂去,却在手臂伸到一半时惊觉了镜头的存在,又缓缓放下,只化作一个愈发柔和的眼神。

“爷,奶,你们靠近一点。”我举着相机,在取景框里望着他们。

爷爷闻言,肩膀极其缓慢地、试探性地向奶奶那边挪动了一寸。奶奶似乎没有动,但她那件靛蓝布衫的肩线,也悄然向中山装靠近了一寸。就在那

几乎无法察觉的移动里,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,瞬间填满了那一拳的距离。

“奶奶,您笑一下。”我轻声说。奶奶的嘴角先是微微牵动,随即,那笑意便从嘴角漾开,漫过她清瘦的脸颊,最终汇聚到她已有些浑浊的眼底,化成一点晶莹的光。几乎同时,一直正襟危坐的爷爷,侧过脸,用他特有的、略带浑浊的嗓音,嘟囔了一句只有奶奶能听见的话。奶奶听后,抬起手,极轻地在他胳膊上拍了拍。也就在那一刻,他们最后的那点僵硬,恍若被这个小小的动作彻底打散了,两个人的姿态,自然而然地舒展成相伴一生最熟悉的模样。

就在那一瞬间,我按下了快门。“咔嚓——”

这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,却仿佛惊动了六十年的尘埃。循着这声响,这光与影的定格里,不仅有此刻的温情,更有塬上呼啸的风里,那个用半袋粮食换来婚书的年轻新郎;有油灯下,为一家人缝补衣衫直到指尖发麻的年轻新娘;有土窑洞里为孩子的啼哭共同熬过的夜,也有为收成好坏一同发过的愁……他们从未说过一个“爱”字,他们的婚姻,始于生活最本质的底色。可正是这底色之上,生出了比爱情更坚韧的筋骨。这筋骨,原是恩情,是义气,是共同对抗命运风雨的纽带。

重阳节,登高是为了眺望生命的辽阔。而在陇东的这座小院内,当那声轻如落叶的快门声响起,我懂得,那份沉甸甸的敬意,终于落定了。它落进了照片,更落进了这片生养了他们、也见证了一切的老黄土地里。